



# 他想做个人

段吉顺 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他想做个人

段吉顺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想做个人 / 段吉顺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133-0140-4

I. ①他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7809号

---

## 他想做个人

段吉顺 著

责任编辑: 雨 川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魔门设计机构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40-4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。

没有束缚地反映真实生活。

——段吉顺

## 自序

在百姓中，我算是幸运的。小时，有父母双亲哺育；上学时，有好老师教导，不只教知识，还教我学做人；工作后，又有诸多好友关爱和护佑……一路走来，虽有沟沟坎坎，都过来了。即使在十分艰难，甚至荒诞的年代，也躲过了许多劫，身、心都无大损害。

何只我，像高庙屯里的小土豆——一个智残人，母亡父癫，生活全然不能自理的人，也因为乡邻照管，活了许多年。“走”后，还在土地庙里给他立块砖，有无别的深意，姑且不论，有人记着他，却是确实的。他的故事虽然近乎荒诞，却多是实事。我是很缺乏想象力的。

现在，双亲“走”了，有的老师和朋友也“走”了。但是在我心里，他们都活着。依然呵护、鼓励我；有时，还开个玩笑什么的。所以，我倒不因这多年来，“碌碌无为而羞耻，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”，反而，因为活着，我活着，感到欣慰。

足见，世间有真情！

然而，我却无以为报。只能在人生的路上，每走几步，便回头看看，低头想想，按捺不住，拿起笔来，想记些什么……却又力不从心，拉拉杂杂地写了几篇，不及情义之万一，不觉有些气馁。这时，又是老友们，怂恿我拿出来，编辑成册。于是，便有了这本小书。

## 读《他想做个人》

余 倩（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，电影理论家）

段吉顺同志本业电影，曾经有过相当的社会影响，得到观众好评的《婚礼》、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（中日合拍，与佐藤纯弥先生联合执导）等影片，都是他编导的作品。他在银幕销声匿迹多年之后，却让人发现他在文学园地另辟蹊径，默默地耕耘，无声无息收获了令人惊喜的成果。

眼前的这几篇——《他想做个人》《土豆精传》《云影》，我以为是文学领域少见的有自己独特风骨的奇葩异卉。

一个生下来即如蚕虫般蜷缩在茧子里的孩子，手脚都发软，一直躺在床或手推车上，只是喝水，让体内充气，否则气一下泄，全身即瘪。“为了做个人，能够立行于天地间，竟也历经了百千劫，几乎耗尽了自己和亲人的心血。”（《他想做个人》）……在“谷子穗上能躺个人”，粮食放“卫星”的年代，一个农民挖出了个五十多斤的大土豆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妻子生出了一个头大脚小、形如土豆的呆傻孩子。大土豆被送到县城展览，为公社争得粮食放卫星插红旗的荣耀。这个呆傻孩子在乡里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“土豆精”，成了人们获得种种好处的救星……其实，“土豆精”这个

孩子也是难于做个人的。他被得了他好处的人们促使到水里，去探看一座神奇浮出水面的繁华城市，跨越通往那座城市的银光闪亮的桥；却不知那是海市蜃楼，他一下水便再也没有生还了……（《土豆精传》）

这些故事都显得荒诞。

而在上世纪经历过种种运动或劫难的人们，却不难从这里感受熟悉的环境气氛和类似曾经的种种场景，唤起过去岁月的经历：那个年代不就是非常荒诞的吗？！那个荒诞严酷的年代就是摧残人，愚弄人，不让人直立起来，没有人的尊严的！

《云影》所表现的，则是一个心地纯净、善良的美丽少女仙娥，在那个荒诞年代，怎样被侮辱，被摧残，遭到毁灭的……这个少女的命运特别动人，她的毁灭是美的毁灭！那个荒诞年代是难有美好事物存在的空间。

这是过去了的反人性的荒诞岁月的历史，却也可以照见眼前的不无荒诞的现实。

这些作品并非完美无缺，却都是出自作者未受外界干扰的心灵，是作者独特感受的自然表现。

在当前，能有这种无涉功利，有独特风骨的作品，却是难能可贵的。

## 零言碎语

叶式生（作者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，原《电影创作》杂志主编）

年前给一位老大姐打电话问候平安，想说的话互相说完之后，她告诉我最近看了一本自费印的小说集，非常别致有趣，建议我也看看。而那作者，不料竟是我的老相识，段吉顺兄。

这位大姐眼光很高，她的推荐我当然重视。但说老实话，当时对于吉顺兄的小说，我还是没敢设下太高的期望值。这是有原因的。

由于职责所系，电影导演必须致力于并擅长于用镜头说话；同时也擅长用笔说话的，自然就不可多得了。有之，大抵也只涉及与本职关系最近的剧本。能提笔写出像模像样的小说、诗词之类物事的电影导演，即使假定其有，也是凤毛麟角。

我从这种习见出发，抱着几分休闲调剂的心态，翻开了吉顺兄亲手持赠的大作，也就是现在收入本书的这几篇小说。哪曾料到，没看几页我就吃惊不小，一路看将下去，更忍不住屡屡“拍床惊奇”。读到掩卷，深心赞佩之余又生出两种感慨：一是内疚，二是遗憾！

二十多年前，我供职于北影文学部，兼在《电影创作》杂志社“行走”，其间曾签发过吉顺兄与人合作的一个电影剧本。当时的刊发意图，主要是看在那个题材比较“边缘”，有点猎奇色彩，可能会给未来的票房带来一些收益。但那个剧本不是原创而是改编，并且

出于两人之手，我自然也就很难判断，吉顺兄在其中的创造与贡献究有几何。时过境迁，也就慢慢从记忆中淡出了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彼此都已华发早生之后，我才有幸领略了吉顺兄的文学才华。

我得识斯人已数十年，且又近在咫尺，他分明就是那“凤毛麟角”之一，我却全然不知，孤陋寡闻真是莫此为甚呐！嗟乎此时吉顺兄已届古稀之年，我自己也已退回自家“行走”，连当年我曾效力其间的杂志，都已终成绝响，虽有心再助他一臂之力，也只能徒唤奈何了。

前些天吉顺兄忽然告诉我，有家出版社竟然决定将这三篇作品结集出版了。这又让我吃了一惊。

收入此书的三篇作品，其间既没夹带隐私逸闻，与夫刨坟掘墓的诀窍秘辛之类，可以备人猎奇；更不能提供有关发财秘诀、成才捷径之类实用权术的参考，全不具备时下任何所谓的“畅销元素”，显然很难给出版社带来什么经济利益。然而社方竟能当机立断，决定出版此书，其慧眼卓识，其公益心和责任感，实在是令人惊叹，令人感佩。

本书中的三篇作品，各见精彩，而又笔法不同。《他想做个人》巧用兼工带写之笔，绘出了一幅具有“印象派”风格的现实风情画。《云影》则纯用白描手法，抒写少男少女的初恋情愫，细腻入微而又真切动人。《土豆精传》无疑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篇作品，读来令人不由联想起毕加索式的恣肆奇突的风格。在没有那段生活阅历的读者眼里，或许会以为它是荒诞不经的戏说；但在过来人们看来，却分明是活灵活现的描状。这些作品，都是作者在摒弃了功利目的的前提下，以其独到的观察，独特的表达，心运其笔，笔应其心，自然而然流洒在纸上的文字。它们属于最干净纯粹，而又内蕴丰富的

那一类文学作品，读之如品乌龙茶、陈韶酒，听杨宝森、莫扎特，耐得住反复欣赏回味，其价值自会长存不灭。

如果说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成败论英雄，那么判断出版物的价值，我以为也是不能以字数和印数多少定高下的。

为此除了祝贺吉顺兄果然“吉顺”了一回，还想借此以一个先读者的身份，向出版社诸位同仁表示我由衷的敬意。对有幸得到这本好书的未来读者，我也在这儿先向您道喜啦。

信笔涂抹耳，岂敢言序。

## 无题

郑春雨

（作者为国家一级录音师）

漫说怪诞何云荒，  
根在黎庶自深长。  
淡淡道来时惹泪，  
仰天无语共神伤。

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
| 自序·作者的话 /04 |
| 读《他想做个人》/06 |
| 零言碎语 /08    |
| 无题 /11      |
| <br>        |
| 他想做个人 /001  |
| 土豆精传 /155   |
| 云影 /249     |

他想做个人



人，称谓“万物”之灵，别于飞禽走兽、草木鱼虫，无非是形于立、行；性于情、理。传说中，那些蛇精蟒怪，修炼百千年，有了灵性，在形、性上作了工夫，才幻化成人，来到世间，演绎出各种故事来。

这且不说。

有的虽为人身，也是父母精血凝结成胎，怀妊十月，来到世上的，却长卧不起，蚕虫般蜷缩在茧子里。为了做个人，能够立行于天地间，竟也历经了百千劫，几乎耗尽了自己和亲人的心血。可歌可泣，遂引出了这段故事……

## 一、生不逢时

这人姓吴，名福，卜安县圪塔村人。

一般孩子，出生时，呱呱坠地，便四肢蹬踹，哭个不停。他却  
不哭、不闹、不动。只是眼睛有些怪，落地几分钟，便睁了开来，  
黑眼珠子还动了动，似乎能看见东西。

接生婆夸赞他：“真是个乖孩子。”

合家人欢乐透顶：

他娘刚刚分娩，疲惫不堪，痛苦状还未从脸上消失，便破颜为  
笑，

奶奶在一旁乐得合不拢嘴，恨不得立刻扑过去，在他尚未擦拭  
干净的小嫩肉上亲上几口，

他爹更别说，高兴得不知干啥好了，跑到院里，趴到缸沿儿，  
一连喝了三瓢凉水。

满月的时候，合家把亲朋好友、街坊四邻请来，把他抱出来

给大家看，他依旧不哭、不闹、不扑腾，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赞不绝口。

有的客人细心些，发现他的胳膊、腿儿，扑扑棱棱的，有些发软，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，只是这是喜庆日子，不便多嘴，以免丧了主人的兴。

但是，不论怎么说，从他出生到满月，这三十天，和别的娃娃比，他虽然有些异样，却并不比别的娃娃差。回顾他所经历过的岁月，这似乎是他最最幸福的时候，尽管他不懂事儿，还什么也不知道。

满月后，他爹、他娘便忙碌起来。

每日早起，天不明，就把孩子往他奶奶炕上一扔，提根木棒，二话不说，甩手就走。半夜价还回不来，有时一连几天几宿不照面。

至今想起来，那些日子，都忙些什么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。

他爹吴栓柱说：“谁能说得清，那算干的啥？天不明，赵司令——噢，就是二屏家大小子，小名铁旦儿，带着一彪人马，在门口扯破嗓子喊：‘起来，起来，带上木棒，没有木棒，摘掉锄板和锹头，提根锄把、锹把儿也行，快到村口老槐树底下集合，上县里去。要是不去，就点火烧房子！’稍微应的慢一点儿，那门扇给敲得咣咣的响。谁敢不去？都拖家带口的，把房子烧了住哪儿？可不得屁颠颠儿地跟在后面跑？！”

“在县府门口足足坐了一天，水米没沾牙，走回村口，连饿带累，都快迈不开步了。呵，钱司令又来了。他带着一拨人，把俺们截住。‘回去回去，跟我们到县上去！’大伙说，俺们刚从县里回来呀。钱司令说：‘两码事！快转身回去，谁要开小差儿，封他们家的门！’他本就是县里的人，到俺村里蹲过点儿，都认得，谁敢不